

有些人,有些地方,是你从来就未曾见过的,却又让你感到非常熟悉和亲近的。长泾,是提摄的我很熟悉的一个地名,但直到2023年的这个初冬,我才第一次走进长泾老街。

张家少奶奶

许云倩

小时候,邻居宋阿姨是长泾人,她的长泾口音以及他们那儿管姑叫“伯伯”,都让我觉得十分新奇。春节时他们一家回去探亲,带回家特产让我们分享。记得有一种糯米果子,上面点着一个红点,非常好吃。

去之前,只知道那里是上官云珠的家乡,特产是月饼(苏式的)。车停在泾水河边的河南街,边上就是一家做饼的店家。进去看他们做饼,问老板什么馅的,老板说是荠菜和豆沙馅的,以为一种咸、一种甜。看到一个尝尝,才知道这烧饼里有两层馅,一层豆沙,一层荠菜,鲜与甜就那么恰到好处地征服了味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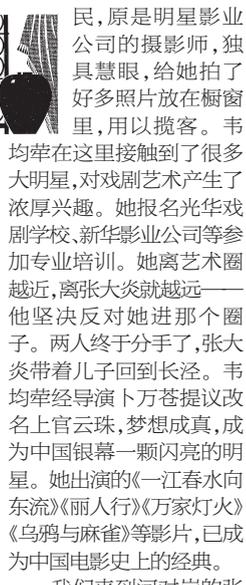
按老板的指点,过了桥去河北街找上官云珠的旧居。据说这条用山麻石铺成的千米石板街,是明代建成的,街上静悄悄的,上官云珠纪念馆很好找,就在街面上,坐北朝南,有400多年历史,是两层楼房,共有三进,临街的原来做过店铺。进馆看她的生平。上官云珠(1920—1968),原姓韦,名均萃,小名亚弟。她的父亲当过塾师,做过店员,不知是不是就在楼下的

那个店铺。她母亲是农家女,以织布来贴补家用。她的家境不是很好,但从小就一直能够接受教育,曾在宋氏小学、长泾小学堂、常州武进女子师范附中等处读书。看馆的姑娘告诉我们,一会儿你们去看张大烈故居,那才是真正的大家人家,比这里大多了,那里是上官云珠的婆家。姑娘给我们讲了一个浪漫的故事。河对面的张家少爷张大炎是亚弟哥哥的同学,常来韦家玩,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小妹妹。小妹妹后来去苏州乐益女中读书,这所中学就是合肥张氏家族的张翼麟创办的,著名昆曲名伶顾传玠、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、现代文学家沈从文和美籍汉学家傅汉思都是他的女婿,他的女儿也个个才华出众。张家少爷追随韦家小妹而去,去乐益女中教书,并且资助她求学。他的执着,终于让他得偿所愿。1936年初夏,长泾老街热闹起来,韦家小女嫁到了张家。他们在城隍庙旧址改建的礼堂成婚。新郎西装革履,系着红领带;新娘穿着乔其纱拖地新婚礼服,楚楚动人。

16岁的韦均萃,嫁给了25岁的张大炎。婚后没几天,张大炎就回到苏州乐益女中继续授课,韦均萃则留在张家大院里当起了少奶奶,并诞下了他们的儿子张其坚。

如果没有那场战争,这世间只有韦均萃,没有上官云珠。1937年,日军入侵江苏,韦均萃带着孩子随夫家辗转逃难到上海。他们在石库门弄堂租了间房,丈夫教书,生活窘迫。张家少奶奶为了家计,到霞飞路的一间照相馆当了一名开票小姐。照相馆老板何佐民,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,独具慧眼,给她拍了好多照片放在橱窗里,用以揽客。韦均萃在这里接触到了很多大明星,对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她报名光华戏剧学校、新华影业公司等参加专业培训。她离艺术圈越近,离张大炎就越远——他坚决反对她进那个圈子。两人终于分手了,张大炎带着儿子回到长泾。韦均萃经导演卜万苍提议改名上官云珠,梦想成真,成为中国银幕一颗閃亮的明星。她出演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《丽人行》《万家灯火》《乌鸦与麻雀》等影片,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。

我们来到河对岸的张大烈故居,又了解到了一位不平凡的家少奶奶。张大烈,是张大炎的堂兄弟,他们同年出生在这五进四庭院的名门望族中,同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。不同的是张大烈1929年赴法深造,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,张大炎留在国内。而他们又在1936年同年迎娶新娘,只是张大烈的婚姻更为轰动,随他从船上登岸的姑娘是个外国人——他的妻子是他在巴黎认识的波兰籍姑娘司爱伦。他谢绝上海美专、杭州艺专的聘请,在当地任美术教员。抗战中,长泾中学校舍遭毁,张大烈卖田亩资助修复校舍。他在任长泾中学校长期间顶着压力抵制日寇奴化教育。1940年初夏,谭震林、何克希率领“江抗”开辟东路抗日根据地,来



上官云珠(1920—1968),原姓韦,名均萃,小名亚弟。她的父亲当过塾师,做过店员,不知是不是就在楼下的

到了长泾。张大烈热情接待了谭震林,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,积极参加抗日活动,向民众宣传团结抗战,得罪了“忠义救国军”头目包汉生。同年8月30日傍晚,年仅29岁的张大烈在长泾龙园茶社惨遭包汉生派出的暗杀党杀害。

波兰姑娘司爱伦一直支持丈夫所做的一切,没想到他们结婚才四年,她就痛失所爱。她的祖国也正在纳粹的魔爪中,她哪里也去不了。她只得走出少奶奶的生活,提着竹篮卖菜、卖香烟维系生活。在这条老街上,她渐渐学会了一口纯正的“长泾话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张大烈被评为烈士,司爱伦作为烈属获得了生活保障。1978年司爱伦加入中国籍,曾任江阴市政协委员,1991年因患肺癌,在张家大宅逝世,终年80岁,她到长泾张家整整55年。

走回到河边的石板路上,我在想,这两位张家少奶奶选择了相反的人生路:一个从这里走出去了,走向更广阔的舞台;一个永远留在了这里,远离故乡,陪伴着她最爱的夫君。她们都遵从所愿,给世间留下了美好的身影。

有一天,次洛来我家找我,他说他已经决定让我当唐僧喇嘛。“你汉语说得好,还会讲《唐僧喇嘛传》的故事,所以你是最适合当唐僧喇嘛的。”他对我说。

当时,我正在看一少年版的《西游记》,这是我爱不释手的一本书,汉文的,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,次洛所说的《唐僧喇嘛传》,其实就是我看了《西游记》后,把其中的一些故事用藏语讲给他听,他听了故事后,又讲给他家里的大人听,他家大人们就告诉他,这是《唐僧喇嘛传》里的故事,所以,次洛把《西游记》不叫《西游记》,而是叫《唐僧喇嘛传》。“我阿爸说了,他小时候就听过这些故事,这些故事都是《唐僧喇嘛传》里的故事。”次洛说——后来我知道,《西游记》的故事早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传到了青藏高原上,当时在家乡寺院里收藏的佛教典籍里就有《西游记》的藏译本,但书名不叫《西游记》,而是叫《唐僧喇嘛传》,次洛的爷爷是个还俗的喇嘛,他在寺院里看过《唐僧喇嘛传》的故事,次洛的阿爸小时候,次洛的爷爷就给他讲

过这些故事。那天次洛来找我,是因为他要组建一支西天取经的队伍,以后放羊的时候,就照着《唐僧喇嘛传》里的故事玩儿,他决定他自己当猴王,也就是孙悟空,他家那只叫加托的藏獒就当白龙马,猪头也就是猪八戒

“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呢?”“五行山下啊!”我说,“你被压在五行山下,是我把五行山顶上写着六字真言的字符拿掉了,把你救出来的啊!”

“五行山在哪里呢?”次洛问我。“五行山……”次洛提出的问题让我愣了片刻,我结结巴巴地说,“五行山就在五行山那里啊!”

次洛听了,却说:“我知道五行山在哪里!走,跟我去找五行山!”听了次洛的话,我从少年版《西游记》上抬起眼睛,惊讶又意外地看着他。“走啊!”次洛看着我,“你拿上你的书包,救救我啊!”

看着次洛坚定的目光,我有些犹豫地合上《西游记》,背上书包,跟着次洛走出了家门。

那天,次洛带我到了小牧村附近的一座古城遗址——伏侯城——这个古城的名字也是我后来知道的,这里是一个叫吐谷浑的古代少数民族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

古城的东侧有个塌陷下去的洞。我和次洛来到这里,次洛便让我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本,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,又让我在纸上用藏文写了六字真言“唵嘛呢叭咪吽”,贴在洞顶上。接着他钻到洞里,对我说:“你把字符拿掉吧!”我立刻听懂了他的意思,便把那张写着六字真言的纸从洞顶上拿下来,次洛便从洞里跳出来,挥舞着那根又细又歪七扭八的“金箍棒”,来到我面前,忽然跪在我面前,用汉语叫了我一声师父。

从那天起,小牧村里的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就开始了。

小牧村的《西游记》

龙仁青

以及汉地和尚,也就是沙和尚目前还没有人选。不过,他已经有了唐僧喇嘛的人选了,那就是我。

次洛来找我时,手里拿了一根棍子,很细,歪七扭八的,一看就知道是从我们当地生长的一种叫沙柳的灌木上摘下来的。次洛却煞有介事地拿在手里,还不时地挥舞一下,说那是他的金箍棒。我的故乡铁卜加,海拔高过了“树线”,所以除了牧草和山洼、河湾处偶尔有一些灌木,满眼看不到一棵高大的乔木,找一根棍子这样的东西,在我们这里就成了一件难事儿。

我对次洛手里的棍子不屑一顾,觉得它离金箍棒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。让我更不屑一顾的是他让我当唐僧的

“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啊!”我说,“是唐僧找到的孙悟空好不好!”我对他说,说着,很不屑地斜眼瞪了他一眼,继续看我的《西游记》了。

次洛对我的话深以为然,他看着我,想了想,说:



金龙飞舞迎新年 (剪纸) 孙平

从漫天飞雪的沈阳南下,江南也忽然降温。按节气,入冬当进补,正好好友约好来访,那便一起去涮个锅子,贴贴膘吧。

点了虾兵蟹将、鱼羊数味后,服务员推荐的蔬菜是“上汤娃娃菜”——小而嫩的黄芽菜。该物,在北方叫大白菜,天津称津白,到陕西和山东则是秦白、鲁白,而在江浙被唤作黄芽菜。

黄芽菜是冬天的菜。寒冬腊月,没有大棚蔬菜的日时光,它能温暖胃肠。年节吃多荤食后,还有补中消食、解渴除瘴的药效,故有萝卜白菜保平安的说法。而“黄芽白菜,胜于江南冬笋者”,便把黄芽菜的鲜美与诗意,一一说了个遍。黄芽菜,是古菜,《诗经》“采葍采菲”和《齐民要术》“菘菜似芜菁”,讲的是它。

幼时,里下河乡间有“小雪吹黄芽菜”的讲究,说打过霜后才好吃。祖母把黄芽菜在北山墙根下一棵一棵擦好,用藁草席子或藁草包覆盖起来,能保暖防潮,还能去湿气。小时一度听为“狼草”,还蛮奇怪的,草跟狼有啥关系的,读书后才晓得是藁草。祖母还同我和弟弟,讲过“珍珠翡翠汤,红嘴绿鹦哥”的笑话。堆菜后不久,就到腌菜的时候了。“飞白撒晶盐,杀青断苍玉”,指的就是腌菜时晾菜、就盐、入缸,“春不老”的制备进行时了。北方人腌白菜,我们腌雪里蕻、萝卜干、梢瓜、三腊菜,甚至会腌连贾平凹都赞不绝口说闻起来臭,吃起来香的苋菜饼,却很少有人腌黄芽菜。本地,黄芽菜能做百样菜,或炒、或烩、或溜、或炸、或炖、或煮、或焖、或煨,以及做馅、配菜,样样拿手,处处有味。

谈到怎么吃黄芽菜,美食家全出来了。“晚松细切肥牛肚”,韩愈赞黄芽菜赛过牛肚,而苏东坡认为这应该是乳猪和熊掌,“白松类羔豚,冒土出蹄掌”。而朱熹的老师刘子翥,描述得最真髓,“周郎爱晚松,对客蒙称赞。今晨喜荐新,小嚼冰霜响。”未着一字写形,却在味蕾上绽放了雪飞的意境,甚妙!

齐白石也爱黄芽菜,不仅爱吃,还爱画,更评其为菜王。他作《清白图》,螳螂伏于黄芽菜上,妙趣横生,满满的“蔬笋气”。就连不太食人间烟火的林黛玉,说想吃碗肉白菜汤,还要加虾米,加青笋,加紫菜。

黄芽菜,可吃、可咏,亦可入诗、入画。但有两个人,却别出心裁,把它另用。沈复把黄芽菜当水仙来种,既得冬香之妙,又能见性见情,汪曾祺《蒲桥集》出版,用黄芽菜来做广告,“此集诸篇,写风景,述掌故,兼及草木虫鱼,皆有情致。春初新韭,秋末晚松,滋味近似。”文章似美食,无需雕琢,细语慢言中能咀嚼出本味,方称为佳。南齐周颙说菜食,以春初早韭、秋末晚松,味最胜。汪老借此来自夸,恰好。

凡人围炉而聚,半缶酒,黄芽菜与豆腐煮一锅,就是郑板桥说的“暖老温贫”,这个冬天不会冷。

江南黄芽白

施小军



夜光杯

孩子渐渐大了,三年级、四年级、五年级,一年一年,都长得快和我一般高了。这孩子放学,还要不要去接?和朋友、同事讨论这个问题,有的说要,有的说不要。回家问老婆,老婆竟也觉得不需要去接。我不同意。我的想法是,要接,当然要接!因为在我心里,接孩子放学是一种仪式。

我们这代人小的时候,可能都有过跟着父亲母亲去田野里劳作的经历,锄草间苗、收割打场、拉耩播种,为此从父母身上学到很多劳作技能;或者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或前大梁上疾行过乡野、街道的经历。很多年后,我总会忽然想起这些场景中的父亲母亲,他们的动作、语言、神态,甚至当时穿的衣服、手里的农具,或由自行

淮海中路上的所谓新式里弄,最要命的是缺乏车位。在狭窄的弄堂里停轿车,不得不像壁虎,贴在墙壁上,这样高超的停车技术,不知该如何修炼。

我车技差,停车专挑宽敞的专用停车位,角角落落的空当与我无缘。羞愧得很,驾龄十余年,按理说,看也看会了。但我那辆换过保险杠、车门,被无数次“涂脂抹粉”过的小车,连保险公司都怕了。但这笔账也不能全算我头上,因为至少三分之一是被车祸。

被“车祸”有几种:第一,弄堂里

启动的车擦着了。第二种有点憋屈,明明停得好好地,却被添彩了。为这点小事查监控嫌麻烦,只得自己吃进。第三,就是中头彩,撞上

车技

冯强

后,对方一下车,要我开个价,然后走人。记得那天,正是下班时间,我车走直线,而且只有30多码,但车来车往十分拥挤,这辆白色的宝马,忽然变道,我来不及躲避,被擦到了。

究其原因,现在已无法一言以蔽之。但车技不好,与当年学车时

经常缺课、不好好打基础一定有关。我的师傅姓杨,40多岁,瘦瘦的,热心肠,一边教我们车技,顺便也教点其他学习方法。小路考时,我顺利过关了。但大路考,我出了点纸漏,没能一次通过。不过,再次考试,倒使我免费延长了学期,可留级,并没有提升我的学习能力,车技一直没能提高。

以前学自行车练过双脱手,杂耍似的在别人面前露一手,现在开车连单脱手也不敢,归于稳型:车速习惯慢,拐弯更慢,见了黄灯停,见了行人停……已到了老当益壮年龄,但我的车技和交规还是需要长进啊。

车底部卷起的风尘,路两侧的积雪或郁郁葱葱的麦苗与树木……总之,记忆中父亲与母亲的瞬时形象会因此特别具体。我想,那些特殊时刻,孩子眼中父亲母亲闪闪发光的时刻,事实上更接近于一种仪式,可以传递力量,培养亲情、涵养记忆、以资永忆。

在朱文的那首《1970年的一家》中:“父亲是多么有力。肩上驮着弟弟/背上背着我,双手抱着生病的姐姐/十里长的灌溉河堤,只有父亲/在走。灰色的天空被撕开一条口子/远在闽南的母亲,像光线落下/照在父亲的前额。”这同样是一个仪式,孩子看到了父亲的力量,也隐隐感到了家族在时代中的受难,以及逆着河流的方向继续前行的希望。这仪式

之中坚忍的力量,令我每次阅读总忍不住潸然。

如今,我作为一个父亲,让孩子切实体验到自我生命力量的机会太少了。我无法将他带入我的具体工作情境,就像父母在某一天早晨,把我带进一片麦田,把一把镰刀塞进我手里。即使坐在我身边,他也无法分享我的劳作,我也无法教他任何劳动技能。父子之间,很难通过劳动来传递生命能量。同样,我也很少有精力带他玩任何一种他喜欢的游戏。比如一起拼装机甲,我对此非但不行,而且随时可能抓狂。那盒子实在太大,零件太多了,似乎可以吞噬无数时间。而我和奔跑中的夸父一样,时间,是最令我感到恐惧的东西了。但孩子喜欢

接孩子放学也是仪式

成向阳

的游戏,偏偏都是特别能吞噬时间的那种……

我的陪伴,估计和现在大多数家长差不多,除了学习,还是学习,以及为了激励进一步学习而进行的少数娱乐活动。这种陪伴虽然也貌似一种父子交流,但其实都无法在孩子心中留下任何有效的亲情记忆,更难以实现生命力量的传递。

而接孩子放学,每天在同一时间、地点的等待与守望,可能会让孩子在内心深处种下一颗爱与亲情的种子——无论如何,父亲母亲都正在那里,等着我放学。之于我,虽然父子两个在黑魃般的傍晚,在熙熙攘攘羊群一般的人流中,同行的距离不足五百米,但那几分钟里,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暗暗流淌,传递,生成,并慢慢凝聚着。我相信这一切都正在发生。

七夕会

的游戏,偏偏都是特别能吞噬时间的那种……

我的陪伴,估计和现在大多数家长差不多,除了学习,还是学习,以及为了激励进一步学习而进行的少数娱乐活动。这种陪伴虽然也貌似一种父子交流,但其实都无法在孩子心中留下任何有效的亲情记忆,更难以实现生命力量的传递。

而接孩子放学,每天在同一时间、地点的等待与守望,可能会让孩子在内心深处种下一颗爱与亲情的种子——无论如何,父亲母亲都正在那里,等着我放学。之于我,虽然父子两个在黑魃般的傍晚,在熙熙攘攘羊群一般的人流中,同行的距离不足五百米,但那几分钟里,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暗暗流淌,传递,生成,并慢慢凝聚着。我相信这一切都正在发生。